南史/卷6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二 ◄

南史
卷六十三

► 卷六十四

王神念子:僧辯　僧愔　孫:頒　附:徐嗣徽　羊侃子:從　羊鴉仁

列傳第五十三

王神念

王神念，太原祁人也。少好儒術，尤明內典。仕魏位潁川太守，與子僧辯據郡歸梁，封南城縣侯。曆安成、武陽、宣城內史，皆著政績。後爲青、冀二州刺史。神念性剛正，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，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，先有神廟祆巫，欺惑百姓，遠近祈禱，糜費極多。及神念至，便令毀撤，風俗遂改。後徵爲右衛將軍，卒于官，謚曰壯。及元帝初，追贈侍中、中書令，改謚忠公。

神念少善騎射，及老不衰。嘗于武帝前手執二刀楯，左右交度，馭馬往來，冠絶群伍。

時復有楊華者，能作驚軍騎，亦一時妙捷，帝深賞之。華本名白花，武都仇池人。父大眼爲魏名將。華少有勇力，容貌瑰偉，魏胡太后逼幸之。華懼禍，及大眼死，擁部曲，載父屍，改名華，來降。胡太后追思不已，爲作楊白花歌辭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，聲甚淒斷。華後位太子左衛率，卒于侯景軍中。

神念長子遵業，位太僕卿。次子僧辯。

神念子 僧辯

僧辯字君才，學涉該博，尤明左氏春秋。言辭辯捷，器宇肅然，雖射不穿劄，而有陵雲之氣。元帝爲江州刺史，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。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，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，將銷之，龜生光照室，敬躬以爲神而禱之。所請多驗，無賴者多依之。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，遂謀作亂，遠近回應。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，使僧辯襲安成。子郢既破其軍，敬躬走安成，僧辯禽之。又討平安州反蠻，由是以勇略稱。

元帝除荊州，僧辯爲貞毅府諮議參軍，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。及侯景反，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。及至，台城陷沒，侯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，遣歸竟陵。於是倍道兼行，西就元帝。元帝承制，以爲領軍將軍。及荊、湘疑貳，元帝令僧辯及鮑泉討之。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，猶未盡來，意欲待集然後上頓。與泉俱入，使泉先言之，泉入不敢言。元帝問僧辯，僧辯以情對。元帝性忌，以爲遷延不去，大怒厲聲曰：「卿憚行拒命，欲同賊邪？今唯死耳。」僧辯對曰：「今日就戮甘心，但恨不見老母。」帝自斫之，中其髀，流血至地，悶絶，久之方蘇。即送廷尉，並收其子侄並系之。其母脫簪珥待罪，帝意解，賜以良藥，故不死。會岳陽軍襲江陵，人情搔擾。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內都督。俄而岳陽奔退，而鮑泉力不能克長沙，帝命僧辯代之。僧辯仍部分將帥，並力攻圍，遂平湘土。還復領軍將軍。

侯景浮江西寇，軍次夏首。僧辯爲大都督，軍次巴陵。景既陷郢城，將進寇荊州，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。僧辯並沈公私船于水，分命眾軍乘城固守，偃旗臥鼓，安若無人。翌日，賊眾濟江，輕騎至城下，謂城中曰：「語王領軍，何不早降？「僧辯使答曰：「大軍但向荊州，此城自當非礙。僧辯百口在人掌握，豈得便降。」景軍肉薄苦攻，城內同時鼓噪，矢石雨下，賊乃引退。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佑率兵援僧辯。是日，賊復攻城不克，又爲火艦燒柵，風不便，自焚而退。有流星墮其營中，賊徒大駭，相顧失色。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，景乃燒營夜遁，旋軍夏首。

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江州刺史，封長寧縣公，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。攻拔魯山，仍攻郢，即入羅城。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，去地十丈變成火，一時碎散。有龍自城出，五色光曜，入城前鸚鵡洲水中。景聞之，倍道歸建鄴。賊帥宋子仙等困蹙，求輸郢城，身還就景。僧辯偽許之。子仙謂爲信然，浮舟將發，僧辯命杜龕鼓噪掩至，大破之，禽子仙、丁和等送江陵。元帝命生釘和舌臠殺之。

郢州既平，僧辯進師尋陽。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：「吾已助天子討賊。」自稱征討大將軍，並乘朱航。俄而反曰：「已殺景。」同夢者數十百焉。

元帝加僧辯侍中、尚書令、征東大將軍。僧辯頻表勸進，並蒙優答。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，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陵、鵲頭等戍，並克之。

先是，陳武帝率眾五萬出自南江，前軍五千行至盆口。陳武名蓋僧辯，僧辯憚之。既至盆口，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爲盟。於是升壇歃血，共讀盟文，辭氣慷慨，皆淚下沾衿。及發鵲頭，中江而風浪，師人咸懼。僧辯再拜告天曰：「僧辯忠臣，奉辭伐罪，社稷中興，當使風息；若鼎命中淪，請從此逝。」言訖風止，自此遂泛安流。有群魚躍水飛空引導，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，雙龍挾艦，行甚迅疾。

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，僧辯等大破之。盧暉略聞景戰敗，以石頭城降。僧辯引軍入據之。景走朱方，僧辯命眾將入據台城。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，而馭下無法，軍人鹵掠，驅逼居人。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，自石頭至於東城，被執縛者，男女裸露，袒衣不免。緣淮號叫，翻思景焉。

僧辯命侯瑱、裴之橫東追景，偽行台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侯瑱，瑱送至僧辯，僧辯謂曰：「卿荷國重恩，遂復同逆，今日之事，將欲如何。」因命送江陵。伯超既出，僧辯顧坐客曰：「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，豈識王僧辯乎。社稷既傾，爲我所復，人之興廢，亦復何常。」賓客皆前稱歎功德，僧辯懼然，乃謬答曰：「此乃聖上威德，群帥用命，老夫雖濫居戎首，何力之有焉。」於是逆寇悉平。

元帝即位，授鎮衛將軍、司徒，加班劍二十人，改封永寧郡公，侍中、尚書令如故。

先是，天監中沙門釋寶志爲讖云：「太歲龍，將無理。蕭經霜，草應死。餘人散，十八子。」時言蕭氏當滅，李氏代興。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，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。既而朝廷未達其心，詔征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，爲都督東上諸軍事。以陳武帝爲都督西下諸軍事。先是，陳武讓都督于僧辯，僧辯不受，故元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。尋而洪雅降納，納以爲應符，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，尊事爲主。洪雅乘平肩大輿，傘蓋、鼓吹，羽儀悉備，翼從入長沙城。時納等據車輪，夾岸爲城，士卒皆百戰之餘，器甲精嚴，徒黨勇銳，蒙沖鬥艦，亙水陵山。時天日清明，初無雲霧，軍

發之際，忽然風雨，時人謂爲泣軍，百姓竊言知其敗也。三月庚寅，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，五色分明，遙映江水。百姓咸仰面目之，父老或聚而悲，竊相謂曰：「地龍已去，國其亡乎。」初，納造大艦，一名曰三王艦者，邵陵王、河東王、桂陽嗣王三人並爲元帝所害，故立其像於艦，祭乙太牢，加其節蓋羽儀鼓吹，每戰輒祭之以求福。又造二艦，一曰青龍艦，一曰白虎艦，皆衣以牛皮，並高十五丈，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。僧辯憚之，稍作連城以逼焉。賊不敢交鋒，並懷懈怠。僧辯因其無備，親執旗鼓以誡進止，群賊大敗，歸保長沙。僧辯乃命築壘圍之，而自出臨視。賊知不設備，其党吳藏、李賢明等蒙楯直進，僧辯尚據胡床不爲之動，指麾勇敢，遂斬賢明，賊乃退歸。初，陵納作逆，以王琳爲辭，云：「若放琳則自服」。時眾軍未之許，而武陵王紀擁眾上流，內外駭懼。元帝乃遣琳和解之，湘州乃平。因被詔會眾軍西討。尋而武陵敗績。

是時，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，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。陳武帝聞之，馳報江陵。元帝即詔僧辯急下赴援。僧辯次姑孰，即留鎮焉。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于東關以拒北軍，征吳郡太守張彪、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。僧辯振旅歸建鄴。承聖三年二月，詔以僧辯爲太尉、車騎大將軍。頃之丁母憂。母姓魏氏，性甚安和，善於綏接，家門內外莫不懷之。初，僧辯下獄，母流淚徒行，將入謝罪，元帝不與相見。時貞惠世子有寵，母詣合自陳無訓，涕泗嗚咽，眾並矜之。及僧辯罪免，母深相責厲，辭色俱嚴。雖克復舊都，功蓋宇宙，母恒自謙損，不以富貴驕物，朝野稱之，謂爲明哲婦人。及亡，甚見湣悼，且以僧辯勳重，故喪禮加焉。命侍中、謁者監護喪事，謚曰貞敬太夫人。靈柩將歸建康，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。

其年十月，魏遣兵及梁王察合眾將襲江陵，元帝征僧辯於建鄴，爲大都督、荊州刺史。未至，而荊州已滅。及敬帝初即梁王位，僧辯預援立功，承制進驃騎大將軍、中書監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錄尚書。與陳武帝參謀討伐。

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，與僧辯書，並貞陽亦頻與僧辯書，論還國繼統之事。僧辯不納。及貞陽與齊上党王高渙至東關，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，僧辯遂謀納貞陽，仍書定君臣之禮。因遣第七子顯、顯所生劉並弟子珍往充質，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曆陽迎明。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啟，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。明報書許之。僧辯遣使送質於鄴，貞陽求度衛士三千。僧辯慮其爲變，止受散卒千人而已，並遣龍舟法駕往迎。貞陽濟江之日，僧辯擁烜中流，不敢就岸，末乃同會于江寧浦。明踐位，授僧辯大司馬，領太子太傅、揚州牧，餘如故。

陳武帝時爲司空、南徐州刺史，因自京口舉兵襲之。僧辯常處石頭城，是日視事，軍人已踰城北而入，南門又白有兵來。僧辯與子頠遽走出合，計無所出，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。陳武縱火焚之，方共頠下就執。陳武謂曰：「我有何辜，公欲與齊師賜討。」又曰：「何意全無防備。」僧辯曰：「委公北門，何謂無備？」是夜，及子頠俱被絞殺。

初，僧辯平建鄴，遣陳武守京口，推以赤心，結廉、藺之分。且爲第三子頠許娶陳武章後所生女，未昏而僧辯母亡，然情好甚密，其長子顗屢諫不聽。至是，會江淮人報云：「齊兵大舉至壽春」，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，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，仍使整舟艦器械。陳武宿有圖僧辯志，乃聞命，留旰城中，銜枚而進。知謀者唯侯安都、周文育而已，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。安都舟艦將趣石頭，陳武控馬未進。安都大懼，乃追陳武罵曰：「今日作賊，事勢已成，生死須決，在後欲何所望？若敗俱死，後期得免斫頭邪？」陳武曰：「安都嗔我。」乃敢進，遂克之，時壽春竟無齊軍，又非陳武之譎，殆天授也。顗承聖初位侍中，魏克江陵，隨王琳入齊，爲竟陵郡守。齊遣王琳鎮壽春，將圖江左。及陳平淮南殺琳，顗聞之，乃出郡城南登高塚上，號哭一慟而絶。

僧辯子 頠

顗弟頠，少有志節，恒隨梁元帝。及荊州覆滅，入于魏。僧辯既亡，弟僧智得就任約。敗走，僧智肥不能行，又遇害。

僧辯弟 僧愔

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，征蕭勃，及聞兄死，引軍還。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，與僧愔不平，密召侯瑱見禽。僧愔以名義責瑱，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。僧愔復得奔齊，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。軍敗，竄逸荒野，莫知所之，仰天歎曰：「讎恥不雪，未欲身膏野草，若精誠有感，當得道路，誓不受辱人手。」拔刀將自刎，聞空中催令急去，僧愔異之，勉力馳進，行一里許，顧向處已有陳人。踰越江山，僅得歸齊。

附 徐嗣徽

徐嗣徽，高平人，父雲伯自青部南歸，位終新蔡太守。侯景之亂，嗣徽歸荊州，元帝以爲羅州刺史，及弟嗣宗、嗣產並有武用。嗣徽從征巴丘，以功爲太子右衛率、監南荊州。徐州之亡，任秦州刺史。嗣產先在建鄴，嗣宗自荊州滅亡中逃得至都。從弟嗣先即僧辯

之甥，復爲比丘慧暹藏，得脫俱還。及僧辯見害，兄弟抽刀裂眥，志在立功，俱逃就兄嗣徽，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，圖陳武帝。帝遣江旰説之，嗣徽執旰送鄴乞師焉。齊文宣帝授爲儀同，命將應赴。及石頭敗退，復請兵于齊，與任約、王曄、席皋同心度江。及戰敗，嗣徽墮馬，嗣宗援兄見害。嗣產爲陳武軍所禽，辭色不撓而死。任約、王曄得北歸。

羊侃

羊侃字祖忻，泰山梁父人也。父祉，北史有傳。侃少而瑰偉，身長七尺八寸，雅愛文史。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，初爲尚書郎，以力聞。魏帝常謂曰：「郎官謂卿爲虎，豈羊質虎皮乎？試作虎狀。」侃因伏，以手抉殿沒指。魏帝壯之，賜以珠劍。正光中，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，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，寇雍州。侃爲偏將，隸蕭寶寅往討之，射殺天生，其眾即潰。以功爲征東大將軍、東道行台，領泰山太守，進爵鉅平侯。

初，其父祉恒使侃南歸，侃至是將舉濟、河以成先志。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，據州拒侃，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，不克，仍築十餘城以守之。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。魏帝聞之，使授侃驃騎大將軍、司徒、泰山郡公，長爲兗州刺史。侃斬其使。魏人大駭，令僕射於暉率眾十萬及高歡、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。柵中矢盡，南軍不進，乃夜潰圍而出。一日一夜，乃出魏境。至渣口，眾尚萬餘人，馬二千匹。將入南，士卒竟夜悲歌，侃乃謝曰；「卿等懷土，幸適去留。」各拜辭而去。

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，授徐州刺史，並其兄默及三弟忱、給、元皆拜刺史。侃封高昌縣侯，累遷太子左衛率，中。車駕幸樂游苑，侃預宴。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，長二丈四尺，圍一尺三寸。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。侃執矟上馬，左右擊刺，特盡其妙。觀者登樹。帝曰：「此樹必爲侍中折矣。」俄而果折，因號此矟爲折樹矟。北人降者，唯侃是衣冠餘緒，帝寵之踰於他者，謂曰：「朕少時捉矟，形勢似卿，今失其舊體，殊覺不奇。」上又制武宴詩三十韻示侃，侃即席上應詔。帝覽曰：「吾聞仁者有勇，今見勇者有仁，可謂鄒、魯遺風，英賢不絶。」是日詔入直殿省，啟尚方仗不堪用。上大怒，坐者非一。及侯景作逆，果弊於仗粗。

後遷都官尚書，尚書令何敬容用事，與之並省，未嘗遊造。左衛蘭欽同侍宮宴，詞色少交，侃於坐折之曰：「小子！汝以銅鼓買朱異作父，韋粲作兄，何敢無宜適。」朱時在席。後華林法會，欽拜謝於省中。王銓謂欽曰：「卿能屈膝廉公，彌見盡美；然羊公意

猶未釋，容能更置一拜？」欽從之。宦者張僧胤嘗候侃，侃曰：「我床非閹人所坐。」竟不前之。時論美其貞正。

太清元年，爲侍中，會大舉北侵，以侃爲冠軍將軍，監作寒山堰事。堰立，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彭城，不見納。既而魏援大至，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，旦日又勸出戰，並不從。侃乃率所領頓堰上。及眾軍敗，侃結陣徐還。

二年，復爲都官尚書。侯景反，攻陷曆陽，帝問侃討景之策。侃求以二千人急據採石，令邵陵王襲取壽春，使景進不得前，退失巢窟，烏合之眾，自然瓦解。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，遂寢其策。令王質往。侃曰：「今茲敗矣。」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。景至新林，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。

時景既卒至，百姓競入，公私混亂，無復次序。侃乃區分防擬，皆以宗室間之。軍人爭入武庫，自取器甲，所司不能禁，侃命斬數人方得止。是時梁興四十七年，境內無事，公卿在位，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。賊至卒迫，公私駭震。時宿將已盡，後進少年並出在外，城中唯有侃及柳津、韋黯。津年老且疾，黯懦而無謀，軍旅指撝，一決於侃，膽力俱壯，簡文深仗之。

及賊逼城，眾皆兢懼，侃僞稱得外射書，云：「邵陵、西昌侯已至近路」，眾乃少安。賊攻東掖門，縱火甚盛。侃以水沃滅火，射殺數人，賊乃退。加侍中、軍師將軍。有詔送金五千兩、銀萬兩、絹萬匹賜戰士。侃辭不受，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。

賊爲尖頂木驢攻城，矢石所不能制。侃作雉尾炬，施鐵鏃，以油灌之，擲驢上焚之俄盡。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，城中震駭。侃命爲地道，潛引其土山，不能立。賊又作登城樓車，高十餘丈，欲臨射城中。侃曰：「車高塹虛，彼來必倒，可臥而觀之。」及車動果倒，眾皆服焉。

賊既頻攻不捷，乃築長圍。朱異、張綰議出擊之。帝以問侃，侃曰：「不可，賊多日攻城，既不能下，故立長圍，欲引城中降者耳。今擊之，出人若少，不足破賊；若多，則一旦失利，門隘橋小，必大致挫衄。」不從，遂使千餘人出戰。未及交鋒，望風退走，果以爭橋赴水，死者太半。

初，侃長子鷟爲景所獲，執來城下示侃。侃謂曰：「我傾宗報主，猶恨不足，豈復計此

一子。幸早殺之。」數日復持來，侃謂籌曰：「久以汝爲死，猶在邪？吾以身許國，誓死行陣，終不以爾而生進退。」因引弓射之。賊以其忠義，亦弗之害。

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，曰：「侯王遠來問訊天子，何爲閉拒不時進納？尚書國家大臣，宜啟朝廷。」侃曰：「侯將軍奔亡之後，歸命國家，重鎮方城，懸相任寄，何所患苦，忽致稱兵，豈有人臣而至於此。吾不能妄受浮説，開門揖盜。」士哲曰：「在北之日，久挹風猷，願去戎服，得一相見。」侃爲免胄，士哲瞻望久之而去，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。

後大雨，城內土山崩，賊乘之垂入，苦戰不能禁。侃乃令多擲火，爲火城以斷其路，徐於城內築城，賊不能進。尋以疾卒於城內，贈侍中、護軍將軍。子球嗣。

侃少雄勇，膂力絶人，所用弓至二十石，馬上用六石弓。嘗於兗州堯廟蹋壁，直上至五尋，橫行得七跡。泗橋有數石人，長八尺，大十圍。侃執以相擊，悉皆破碎。性豪侈，善音律，自造採蓮、棹歌兩曲，甚有新致。姬妾列侍，窮極奢靡。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，長七寸。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，時人咸推能掌上舞。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，銜得席上玉簪。敕賚歌人王娥兒，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，並妙盡奇曲，一時無對。初赴衡州，於兩艖滙起三間通梁水齋，飾以珠玉，加之錦繢，盛設帷屏，列女樂。乘潮解纜，臨波置酒，緣塘傍水，觀者填咽。大同中，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，有詔命侃延斐同宴。賓客三百餘人，食器皆金玉雜寶，奏三部女樂。至夕，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。侃不飲酒而好賓遊，終日獻酬，同其醉醒。

性寬厚，有器局。嘗南還至漣口置酒，有客張孺才者，醉於船中失火，延燒七十餘艘，所燔金帛不可勝數。侃聞聊不掛意，命酒不輟。孺才慚懼自逃，侃慰喻使還，待之如舊。

侃子 從

第三子從字子鵬，隨侃台內，城陷，竄于陽平。侯景以其妹爲小妻，呼還待之甚厚，以爲庫真都督。及景敗，從密圖之，乃隨其東走。景於松江戰敗，惟餘三舸，下海欲向蒙山。會景晝寢，從語海師：「此中何處有蒙山，汝但聽我處分。」遂直向京口，至胡豆洲，景覺，大驚。問岸上，云：「郭元建猶在廣陵」。景大喜，將依之。從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。從與王元禮、謝答仁弟葳蕤，並景之昵也，三人謂景曰：「我等爲王百戰百勝，自謂無敵，卒至於此，豈非天乎。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。」景欲透水，從抽刀斫之。

景乃走入船中，以小刀抉船。從以矟入刺殺之。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，葳蕤以景命召之，斬於京口。

元帝以從爲青州刺史，封昌國縣侯，又領東陽太守。征陸納，加散騎常侍，除西晉州刺史。破郭元建于東關，遷東晉州刺史。承聖三年，西魏圍江陵，從赴援不及。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，聞僧辯敗，乃還，爲侯瑱所破，遇害，年二十八。

羊鴉仁

羊鴉仁字孝穆，泰山鉅平人也。少驍勇，仕郡爲主簿。並通中，率兄弟自魏歸梁，封廣晉侯。征伐青、齊間，累有功績，位至都督、北司州刺史。及侯景降，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。景至，仍爲都督、司豫二州刺史，鎮縣瓠。會侯景敗于渦陽，魏軍漸逼，鴉仁恐糧運不繼，遂還北司，上表陳謝。帝大怒鴉仁，鴉仁懼，頓軍於淮上。及侯景反，鴉仁率所部入援。

太清二年，景既背盟，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，反爲賊敗。台城陷，景以爲五兵尚書。鴉仁常思奮發，謂所親曰：「吾以凡流，受寵朝廷，竟無報效，以答重恩。今若以此終，沒有餘責。」因泣下，見者傷焉。

三年，出奔江西，將赴江陵，至東莞，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。臨死以報效不終，因而泣下。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，掘晷父伯道並祖及所生母合五喪，各分其半骨，共棺焚之，半骨雜他骨，作五袋盛之，銘袋上曰：「荀晷祖父母某之骨

鴉仁子 亮

鴉仁子亮，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，隨王琳，以名將子見禮甚隆。爲人多酒無賴，酒醉爲閹豎所殺。

論

論曰：王神念、羊侃、羊鴉仁等，自北徂南，咸受寵任。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。侃則臨危不撓，鴉仁則守義以殞。古人所謂「心同鐵石」，此之謂乎。僧辯風格秀舉，有文武奇才，而逢茲酷濫，幾致隕覆。幸全首領，卒樹奇功，事人之道，於斯爲得。及時鐘

交喪，地居元宰，內有奧主而外求君，遂使尊卑易位，親疏貿序，既同兒戲，且類弈棋。延敵開釁，實基於此，喪國傾宗，爲天下笑。豈天將啟陳，何斯人而斯謬也，哀哉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